

人不癡狂枉少年

齊克靖

原載於98/2/27 中國時報浮世繪版 (26版)

那天早晨經過學校門口，正自一面享受冬陽的溫暖，一面感嘆，難怪當年野人要獻獻曝。微風清拂樹梢，可惜，吹來的不是鐘聲，而是宏亮又權威的男高音：「現在做小的壞事，長大就會偷一千塊、一萬塊……」突然，陰霾遮住冬陽，寒風颯的我打了一個冷顫。

我努力的回憶小時後做過什麼壞事。小時候一定偷過什麼東西，為什麼現在怎麼也想不起來？一定是得了老年癡狀症。「老年」？嗯！想起來了，小時候偷吃過包子餡兒。

我家有時候把吃剩的梅乾菜燒肉剁碎了當包子餡兒。大人們包包子，孩子們一面好奇的看，一面饞嘴偷吃餡兒。白髮皤皤的奶奶慈祥笑道：「咱們小時候，偷吃餡兒是要『尿驕』的！」



所謂「偷分數」就是作弊，遠在初中時期，我就因為作弊被抓過。

媽媽解釋，「尿驕」就是出嫁當天尿在花轎裡。我忍不住擔心：「真的會嗎？」只見奶奶、媽媽、嬸嬸、姑姑笑成一團。奶奶顫危危的盛起一杓餡兒遞給我；「吃吧！上轎前先去一趟廁所，不就沒事兒了？」我半信半疑，終究不肯吃餡兒，卻拿起一張皮兒，將那杓餡兒包起來，造就了平生第一個包子。打在想不起來自己遠偷過什麼東西。喔！有了，我還偷過分數，而且偷過很多次。所謂「偷分數」就是作弊。遠在初中時期，我就因為作弊被抓過。可是，處分絲毫沒有讓我改變，因為，得分的重要，遠遠超過作弊的風險。

高中時期作了一次十分風光的弊。當時我與一位要好的同學一同讀書，可是不知道為什麼，她的分數永遠不到我的一半。我們覺得我們花同樣的時間讀書，如果得不到同樣的分數，一定是考試不公平，所以我讓她也抄我的考卷。老師沒有將我們「起訴」，只對全班作了一次沈痛的訓話：讀書是為自己，不是為分數。



讀書固然是為自己，但沒有分數也活不下去。然而，面對這樣的老師，我無法再偷偷摸摸。於是，下一次考試，我和那位同學在同一張考卷上填了兩個名字。「偷偷摸摸」是作弊的必要條件，我們光光明明，可不再是作弊。我想，老師如果公正，就把這張考卷的分數除以二，一人一半，我



倆還是可以一同名列前茅。結果老師沒有處理這個事件。從高中到現在，我經常思考這件往事。如果當年老師將這張考卷交給訓導處，會對我的—生造成怎樣的影響？當時這位老師不過二十出頭，該是血氣方剛的年紀，他怎會如此雍容大度？每思及此，就想抱著老師喊：「謝謝您！」就是這樣的老師，也沒有讓我停止作弊，或許是想測試有多少老師能夠這般雍容大度吧！直到大學畢業，負笈異國，那兒的老師發完考卷便瀟灑離去，留下一屋子金髮碧眼的同學偷偷摸摸，竊竊私語。這種情況之下，作弊不再有刺激的快感。更何況，我乃是天朝上國的堂堂子民，豈能與彼等同流合污？於是從此再也沒有作過弊。

後來讀到，唐代詩詞大家溫庭筠堪稱「作弊教主」。他應試十餘次，次次落第；但他擅為槍手，被他「罩」的考生人人上榜。主考官年年必須面對這樣的考生，著實頭痛，於是為他特設一席座位，數位考官連手監考。縱

使如此，出考場前溫大教主仍然為其他八位考生完成試卷！此事實太富傳奇性了，至今聽來仍然勁味十足。更讓人津津樂道的是，唐代的考試制度竟然沒有嚴厲的處分此事，或許這就是朝氣蓬勃的唐風吧！

當年被教官視為頭髮楷模的同學，後來削髮做了比丘尼。

高中時期還有另一件極具爭議性的話題：頭髮，不遇，當年被教官罵得狗血淋頭的「壞學生」們，現在不乏博士、醫師、律師、董事長、總經理。至於那位頭髮經常剪至耳上，露出大片青皮，被教官譽為楷模的同學，如今則削髮做了比丘尼。出家固然未必不及世俗的成就，只是，教官在疾言厲色的同時，是否知道自己在標榜甚麼？

大學時期交朋友，一位長輩告誡：「當心那些不抽煙、不喝酒、不打牌的，他們的嗜好可能是打老婆。」他說，人生難免不如意，需要有發洩的管道。於是我從善如流，嫁了一個既抽煙、又喝酒、也打牌的，二十年來，他果然對打老婆興趣盎然。這位長輩還說，許多道學先生一生潔身自愛，臨老卻癡狂起來。為什麼？因為再不癡狂，就永遠沒有機會了。少年癡狂，成年莊重，那是「浪子回頭」；早年莊重，老年癡狂，可就成了「晚節不保」。如果必須擇一而處，您要選那一邊呢？

留洋時期，與那群金髮碧眼的同學比較起來，我的作品著實顧得老沈持重。老師雖然給我最高的成績，卻也對我說：「走出校門，你就須面對預算、市場，毫無暫歇，直到退休。只有現在，你可以海闊天空，無拘無束，盡情揮灑狂野奔放的創造力。這是絕無僅有的機會，你能不好好把握？何必那樣急於長大？」老教授飄然的銀髮銀鬚如在目前，熾熱的棕色眸子貼貼逼視。天哪！他是疼惜我，疼惜我枉度少年啊！



「停止惡作劇」代表一個人從少年邁向成熟，而「原宥」能夠催化這樣的成長。

小叔的車房裡掛滿了年輕時的「獵物」：十幾件從高速公路上偷摘下來的交通號誌。如今他是律師，他說，「停止惡作劇」代表一個人從少年邁向成熟，而「原宥」能夠催化這樣的成長，所以法律對少年犯往往從寬量刑。他也語重心長的表示。有些人

因為從來不會行到原宥，所以雖然已經四、五十歲，卻仍然上未成熟。我相信，小叔在執業時必然對嫌犯充滿了慈悲，因為他自己曾經得到原宥。



我少年時作弊，今天並沒有製造大的弊端：小叔少年時偷號誌，今天也沒有偷盜大的獵物。吾家老爺至今一年抽不了幾條菸，卻樂於蒐集菸斗，而且愈來愈精於品酒。他很想多做幾次牌桌上的「散財童子」，可惜庶務纏身，難得空閒。然而，一家人聊起往日癡狂，卻經常秉燭夜話，逸興遄飛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男高音又在耳邊回響：「現在做小的壞事，長大『就會』做大的壞事；現在偷十塊錢，長大『就會』偷一千塊、一萬塊。．．．．．」這兩個『就會』怎麼如此刺耳，竟讓我聯想到「謊言」、「恐嚇」？男高音是否會以同樣宏亮、權威，卻更加嚴厲的語調責備說謊，或是恐嚇別人的孩子？尋思至此，霎時只覺朔風野大，嚴寒刺骨，冷顫任人禁不住雙腿發軟。明明是從南緯三十度照過來的斜陽，怎麼竟曬得人皮膚生疼？

[[性／別教育通訊首頁](#) | [性／別研究室首頁](#) | [出版訊息](#)]